

名人軼事

張大千喜與京劇名人文友

□ 陳偉華

►張大千的蠟像
栩栩如生

張大千是著名國畫大師。十分有趣的是，張大千平對中國傳統戲曲藝術，尤其是京劇十分酷愛。他不僅愛欣賞京劇，而且與許多著名的京劇表演藝術家交上朋友。如梅蘭芳、程硯秋、俞振飛、馬連良、金少山、郝壽臣等都是他的至交好友，李萬春還曾拜張大千為師呢。

張大千認為京劇藝術與繪畫藝術有許多相通之處，如二者在表形訴狀，達意抒情，虛實多寡等方面，都有其相通的地方。通過觀賞京劇表演，可以互為借鑒，從中汲取許多豐富的藝術營養。著名作家鄭逸梅在一篇回憶張大千的文章中曾這樣寫道：「大千在北京，每逢金少山、郝壽臣二大淨角登台，必往觀劇。且先赴后台，坐在少山或壽臣開臉的桌旁，細觀用筆之法。」原來二大淨角，大千都很熟悉。大千對人說：「壽臣勾臉極工細，一絲不苟，似仇十洲的畫；少山恰相反，勾臉很神速，大刀闊斧，寥寥數筆，近看極粗，似八大山人的畫。但二人登場，都神采奕奕，不分上下，這對我的畫啓發極大。」由此，亦可見張大千酷愛京劇藝術的緣由了。

30年代在北平時，除梅蘭芳的戲外；張大千很愛看程硯秋和俞振飛的戲。當時，程劇團固定在北平前門外的中和戲院演出，而張大千居住在京城西北郊的頤和園內，兩地相距甚遠，加上當時的交通又很不方便，但儘管如此，每次程硯秋演出，張大千必趕來觀看捧場。有時演出前，張大千還專門跑到后台與程硯秋交談討教。他還精心繪製了幾把扇子送給程硯秋、俞振飛等人。有一次，大千來看戲時，帶來一把扇子送給俞振飛，扇面上畫的是頤和園後園的風景。大千對俞振飛說：「頤和園後園的風景清雅絕俗，今後去遊園時我可陪你去欣賞一番。」這使俞振飛十分感激。

50年代初，俞振飛在香港時，又多次與張大千相晤，並得到張大千的作品相贈。有一次，俞振飛演出《人面桃花》，張大千觀劇後，特地為之畫了一幅崔護的像，並在畫上題款云：「振飛吾兄上演《人面桃花》，戲寫此博笑，大千居士愛。」

並壓上一闋章「東西南北之人」。後來，俞振飛將此畫製成錦版圖，印在《人面桃花》的戲單（說明書）上。

張大千與梅蘭芳交往最早，他們之間的友情也最深。

早在30年代初，張大千定居北平作畫時，他就常到廣和劇場觀看梅蘭芳的演出。張大千擅長丹青又愛京劇，而梅蘭芳於演戲之外最大的興趣就是作畫，他曾拜齊白石老人為師。這樣，共同的藝術追求和生活情趣，把中國現代藝壇上的兩位巨匠緊緊聯結在一起。張、梅二人常常在一起談戲論畫，每每有「心有靈犀一點通」的感覺。梅蘭芳每次演出前，都要留出整排的戲票並派人給大千送去，讓他及家人朋友過過戲癮。

抗戰爆發後，張大千不願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下苟活，想方設法逃出北平淪陷區，輾轉回到家鄉四川。他十分掛念梅蘭芳的安全，當得知梅蘭芳留居上海、香港後蓄鬚明志，拒絕為敵偽演出的凜然壯舉後，張大千敬佩不已。

直到1948年，張、梅等人曾合作完成過一幅《梅蘭圖》。那是1948年冬，張大千與梅蘭芳，還有名畫家謝稚柳雅集於上海另一名畫家吳湖帆的齋室，四人合作完成《梅蘭圖》。

開畫時，先由吳湖帆畫上一束挺拔秀麗、青翠欲滴的幽蘭，接着梅蘭芳補畫上一枝高潔淡雅、芬芳若漾的臘梅花。張大千為此畫錦上添花，題了一首《浣溪沙》小令：

試粉梅梢有月知，蘭風清露灑幽姿，江南長是好春時。

珍重清歌陳簇落，定聲聲裡定芳菲，丹青象筆妙新詞。

這首詞中讚揚了梅蘭芳抗戰期間在淪陷區蓄鬚明志，拒為敵偽演出的高尚民族氣節，和抗戰勝利後重登舞台為百姓歌舞的愛國熱忱。

可惜此畫後來不慎遺失。1981年，梅葆玖在香港演出時，請熟人求張大千補繪此畫。張大千先前已看過梅葆玖的演出錄像，稱讚他「頗有父風」，並提出要葆玖的戲裝、便裝照片留作紀念。梅葆玖得知後，隨即寄去4張照片。張大千收到照片後，立即補畫了《梅蘭圖》回贈梅葆玖，並在畫上寫了一段感人心深的題跋：

三十三年前，在海上與朋輩集湖帆丑簃弄筆為歡笑。湖帆先撇幽蘭一握，曉華為補梅花，乃索予倚小令題之，稚柳則為予點易數字，曉華攜歸綵玉軒。頃者，其公子葆玖蒞香江，云此畫已成陳跡，不在人間矣；其尊人與湖帆俱相繼辭世，倩友人為補寫。葆玖思如此，曉華當含笑九泉。予車過腹痛，老淚縱橫矣！

梅葆玖得此畫喜不自禁，他將《梅蘭圖》視為至寶，因為此畫中凝聚着兩位藝壇大師的珍貴友情。

摘自《中國京劇》雜誌



散文欣賞



沈從文與張兆和的愛情

◀文學大師沈從文

精彩人生

不知具體起於何時，選修沈從文所授課程的那隻「黑鳳」的身影，飛進了沈從文大腦的屏幕，而且越來越鮮明，越來越深入，再也無從抹去。張兆和的美貌和沉靜，強烈地搖動着他的心弦，使他目眩神迷。丘比特的神箭射中了他的心窩，生發起愛情的潮汐。這時，沈從文已經26歲，早已過了一般人婚娶的年齡。可是，自從離開湘西，混入都市人群以來，他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，莫過於吃飯問題，愛情的慾求不能不被求生存的掙扎壓抑着。加在他的人生路上，也未能碰上恰當的機遇，天下女子雖多，似乎全都與他絕緣。儘管同大多數青年一樣，沈從文免不了被青春期的苦悶折磨，一切卻無從談起，對愛情的慾望，只能在虛幻的想像中生成，旋又在想像中破滅。

黑鳳飛進腦中

這次似乎有點不同了。眼下，如何活下去已經不再構成最緊迫的威脅，愛的對象又是那麼現實，她已不是想像中的幻影，而是活生生的生命具體。愛的潮汐來得又是那樣猛烈，他常常被弄得寢食不安，坐卧不寧。飯後課餘，他在校園裡散步，常常情不自禁地朝張兆和住的學生宿舍跑去。他渴望着再見到她，並當面向她傾訴點什麼。可是，他在人前卻是個不尚健談、口齒樸訥的人，每當他來到張兆和面前，總是愣愣地站在房間中間，不知說什麼好。他本想向張兆和傾吐自己的愛戀之情，即便是點模糊的暗示也好。可是及至說出來時，卻成了問她的功課，讀什麼書，以及家裡的情況。到後見她喜歡什麼話題，就談什麼。看他站着說話，張兆和請他坐下，他卻不坐也不走。見他這副呆相，張兆和心裡覺得有點好笑，又從他的神色中，隱隱約約感到幾分蹊蹺，反倒有點不安起來。

筆談遠勝於言談的沈從文，終於用他那支筆，給張兆和寫起情書來了，而且一發而不可收……

而在最初，張兆和收到沈從文的情書時，緊張得有點不知所措，還稍稍引起一點反感；一個老師，給學生寫這種東西，真稀罕！可是，一個少女的羞怯心理，卻使她害怕這事張揚出去，弄得滿校園飛短流長。她只得聽任沈從文一封接一封給她寫那沒完沒了的情書，卻一概置之不理。

展開情書攻勢

張兆和的不予理睬，真差點要了沈從文的命。他當然希望能得到一個明確的答覆，可是結果非但不能得到她的隻言片語，連再去看她也不能夠。他愛她到了快要發狂的程度，一想起她，全身的血就奔竄得快了許多，渾身發熱作寒，十分痛苦，彷彿人生的一切都與他作對，愛情、幸福都與他無緣。他真想從自己所住的樓上一躍而下，在死亡裡求得人生煩惱的解脫。

沈從文的煩躁不安，不知怎樣一來，很快在校園裡沸沸揚揚傳播開去，說是沈從文愛上了張兆和

，張兆和卻不予理睬，沈從文急得要自殺。張兆和的一位女友，聽到消息後，趕緊找到張兆和，對她說：「你趕緊給校長講清楚。不然，沈從文自殺了，要你負責。」張兆和也緊張起來，她帶着沈從文給她的一摞情書，急忙找到校長胡適，怯怯地說：

「你看沈先生，一個老師，他給我寫信，……我現在正唸書，不是談這種事的時候。」

她希望得到胡適的支持，出面阻止這事的進一步發展。

可是，結果與她預期的相反。在聽過她的陳述後，胡適卻微笑着，帶着這事不值得大驚小怪的神氣，對她說：「這也好嘛，他的文章寫得蠻好，可以通通信嘛。」

聽了胡適的話，張兆和臉上不免有些尷尬。與胡適談了一會兒其他事情後，就告辭走了。

自此以後，她既無從拒絕沈從文的來信，心裡又沒有作出回應的慾望。只好抱定你寫你的，與我無干的態度，聽任這事的自然發展……

因此，寫情書一事，反倒在她與沈從文之間築起一道無形的高牆，使她時時像山羊躲虎似的避開沈從文。當時，新月書店的會計蕭克木，身材長相酷肖沈從文。一次。張兆和去買書，一走進新月書店大門，猛然間見到蕭克木，以為沈從文在店裡，嚇得她掉頭就跑。

然而，在她眼裡，沈從文的情書寫得實在是好！

！一方面，她害怕這驟然而來的求愛，另一方面，一份秘密的好奇，又使她無法推開這些充滿情感的文字的誘惑。她從頭到尾讀完每一封情書，隨後輕輕吁一口氣，將這些信藏進一小箱子裡去了。可是，信中那些充滿愛慕、混合着憂鬱的言語，層積在她的心裡。時間一長，卻被溫熱、發酵。不知不覺中，她已習慣於那些起初讓她臉紅生氣，微嫌魯莽的文字，並且不再怕它。——一份她並未明確意識到的愛，在她的下意識裡，正悄悄萌芽。

張兆和的沉默與退避，對沈從文無異於一種間接的鼓勵。

他以鄉下人的憨勁，繼續着這場馬拉松式的求愛過程。在這種不即不離狀態中，日子一晃就是四年。

1932年夏，張兆和已從中國公學畢業，回到了蘇州家中。其時，沈從文正在山東青島大學任教。他想四年來與張兆和的關係，現在已到了有個了斷的時候。他決定親自去蘇州看望張兆和，企望能得到她一個明確的答覆，一放假，他便取道上海，乘火車再轉蘇州。

親往蘇州看望

這天，蘇州九如巷三號張家門堂裡，來了一位戴眼鏡面色蒼白的客人，說他從青島來，姓沈，來看張兆和的。可是張家沒有一個人認識他。當他得知張兆和是這時在公園圖書館看書時，以為張兆和是有意躲着自己，神態窘迫而羞澀，十分不安，正當他進退無策之際，張兆和的二姐張允和出來了。問清了，他原來就是沈從文——他給張兆和寫過許多情書一事，對張家姐妹已不是秘密。於是，張允和請他進家裡坐坐，等張兆和回來。沈從文不肯，終於回轉他下榻的中央飯店去了。

張兆和回到家裡，張允和勸她去看看沈從文。在兄弟姐妹面前，張兆和臉上有點掛不住，悻悻然說：「沒有的事！去旅館看他？不去！」

張允和說：「你去就說，我家兄弟姐妹多，很好玩，請你來玩玩！」

回到旅館，沈從文很懊惱，獨自躺在床上生悶氣：自己坐了30個鐘頭的火車，特意來看她，卻不想吃了閉門羹。想像中，張兆和收到自己來蘇州的信後，似乎漫不經心地對自己說：「你的信我收到



年輕時的沈從文與張兆和合照

了，想來你就來吧。」他在心裡自問：我為什麼那麼傻？為什麼人家對我那麼冷淡，我反而熱情到不成樣子？我把這次見面看得那麼鄭重，人家卻看得那麼隨便？他咀嚼着想像中出自對方之口的「你來吧」這幾個字，心裡湧起一陣奇特的情緒，似乎十分快樂，又似乎十分憤怒。

正當沈從文胡思亂想之時，有人來敲門了。他起身打開房門。見張兆和正站在門外，彷彿背書似地說：「沈先生，我家兄弟姐妹多，很好玩，請你去玩玩！」

說完了，再也想不起該說什麼。一切沈從文想像中的紛亂，在現實中竟是這樣簡便。於是，沈從文隨了張兆和，一同回到九如巷三號。

沈從文拿出送給張兆和的禮物：一大包書籍，其中有兩部英譯精裝本俄國小說，以及托爾斯泰、陀斯妥也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作品集。這是沈從文途經上海時，聽從巴金建議，並由巴金代他選購的。另外又買了一對十分精緻漂亮的書夾，上面飾有一對有趣的長嘴鳥。為買這些東西，沈從文賣掉了一本書的版權。見送的禮物太重，張兆和退還了大部分書籍，只收下屠格涅夫的《父與子》和《獵人筆記》及一對書夾。

其時，張兆和的父親和繼母住在上海。她的五弟張寶和，從自己每月兩元零用錢中拿出一份，買了一瓶汽水，打開了請沈從文。對此，沈從文大為感動，當面許下諾言：「我寫些故事給你讀。」後來果然寫了以佛經故事為題材的小說《月下小景》裡的諸篇文章，每篇末尾，都附有「給張家小五」字樣。

張兆和的二姐允和，是一個心性寬和、厚道的姑娘，專愛成人之美。沈從文對她十分信賴。返回青島後，他寫信給張允和，託她徵詢父親對這件婚事的意見。同時寫信給張兆和說：「如爸爸同意，就早點讓我知道，讓我這個鄉下人喝杯甜酒吧。」

其實，這反倒是多慮。張兆和的父親頭腦開明，對兒女的戀愛、婚姻，從不過問和干涉。兒女自己鍾意了，告訴他，他笑嘻嘻接受，不追問對方如何如何，更遑論門戶了。張家一位鄰居，曾遭媒向他求大女兒，他哈哈大笑說，「兒女婚事，他們自理，與我無干。」從此無人向張家提親。張家的保姆常對外人說：「張家兒女婚事，讓他們自己去『由』，或是『自己』由來的。」

在張兆和的婚事上，他自然不持異議。在得到父親明確意見後，張允和與張兆和姐妹倆，一同去郵局，分別給沈從文拍發了一個電報，張允和的電報上，只從自己名字上取了一個字：「允。」張兆和的電報則說：「鄉下人，喝杯甜酒吧。」電報員覺得奇怪，問張兆和是什麼意思。張兆和不好意思地說：「你甭管，照拍好了。」

這以後，張兆和始終與沈從文通信。至此，這場馬拉松式的求愛過程，總算可以望見了它的終點。

摘自凌宇《沈從文傳》

清末王孫好京劇

清末在王公宗室子弟中愛好京劇者，相當普遍，這種風氣是從慈禧太后開始的。北京的梨園中人說，光緒皇帝對京劇頗下功夫，小鼓打得相當好。有一次，傳外差入內廷演戲，光緒帝的鼓癮大發，走上台，把打鼓的人趕開，自己坐下打了起來。這時一個老旦正在唱《釣金龜》，聽到鼓點子的路數忽然變了，側過臉一看，原來是皇上，老旦慌得連戲詞都忘了。光緒看到老旦那種窘態，一笑之後，便放下鼓槌子走開了。有一個著名的鼓師李伍，在一齣戲裡，本應打「雙核桃」（鼓子裡的專門名稱），李伍只打了個單的，他想只有內行才懂，外行是不會挑眼的。

光緒帝對太監說，戲台上丟了一個核桃。太監上台遍尋不着。光緒說：「是李伍偷了。」太監則向李伍要核桃，李伍只得承認錯誤。結果受到停發一個月薪俸的處分。從慈禧太后一直到王公大臣，很多人對京劇都是內行，因此，內廷演戲，名伶們都非常認真，誰也不敢偷懶。慈禧太后指

派很多名伶為「內廷供奉」，有品級，有固定薪俸。傳差時，只傳主要角色，至於「跑龍套」，「打下手」則都是太監的事。這些太監是平時訓練好的，他們的基本功也相當不錯。

在王公之中，戲癮最大，功夫最深的是貝勒載濤，他的拿手戲很多，連《安天會》（即《鬧天宮》）都能演，他的動作活像一個猴。宗室溥侗，別號紅豆館主，他串演《風箏誤》裡的醜角惟妙惟肖，博得觀眾好評。由於他會戲既多且精，內行都要向他請教。故在梨園裡提起「翁五爺」，都非常佩服。另一位宗室弟子毓良的武功底子不亞於科班出身，一天能趕三場《挑滑車》。

貝子溥倫也是個戲迷，他的兒子毓崇會打小鼓，又會大鼓。毓崇小時當過溥儀的伴件，偽滿時期是「宮內府」最後一任「近侍處長」。偽滿垮台，流落東北，曾經在歌廳串演京劇。貝子載振和貝勒載濤之子溥濤，既是戲迷又是歌迷，出名的「花花公子」。載振因買戲子楊翠喜為妾而被劾罷官；溥濤娶京劇旦角雪艷琴為妾，並把她帶到日本東京，穿着奇裝異服，招搖過市。偽滿宮內府大臣熙洽，也是一個戲迷。

摘自周簡段《神州軼聞錄》

華夏風情

